

紫叶线

驻村随感

张鹏

在海拔4300米的小村子,我的驻村生活开始了,天宽地大,人善羊多,大自然美好的像一面镜子,把心灵擦拭得干干净净,它不允许一点灰尘覆在上面。心明眼亮,灵台清澈,生活也就不那么贫乏了。

我注视着村子旁边的大山,尽管它现在依旧褐色连着青色,可我一眼就看出山不一样了,这是初春与残冬的区别。初春的山有生机,生机在草,残冬山板的生硬,石头也生硬。到了这种静到极致的地方,用心感受就知道山也会呼吸,水也有脾气,万事万物抽象地于某个空间里有了默契。那河流里的水,我冬天去捡柴时经常听它流淌,干枯、冷漠,常常驮着一大块浮冰撞向桥墩,浮冰像封印,让河水有了桎梏;可是到了春天就不一样,太阳解除了封印,河流声音清脆、爽朗,那些牛羊用舌头大口卷起一捧水花,咕嘟咕嘟地灌进胃里,冲着河水哗哗地叫唤着。季节是会说话的,只不过它说的

是哑语,像我这样抽离城市生活的人才时间去懂它,去踏足春天的田野,抚摸尚未睡醒的树木,心被不知名的鸟叫声带到了遥远之地,能自然而然地让我产生一种暖意浓浓的幸福,产生一种解密这片土地的渴望。

寒意终于被太阳打败了。那天早上,当我还在厨房里切菜的时候,两三口牛闯进了村委会,这样的场景我已习惯。这时候一个小男孩进到了院子,他大概只有七八岁,面孔稚嫩而害羞,一对高原红尤其可爱。他的身上着一套黑乎乎粗布棉袄,翻在边上的棉絮已经与袄子浑然一色,但是我注意到了他的靴子,上面的花绣的很精巧。这我不禁想到了藏族年轻妇女,她们着装精心打扮,发辮上插着各种藏式发卡,全身上下穿金戴银却没有卖弄炫耀之意,只仅仅是一种对美的渴望。

小男孩看到了我,冲我憨憨地笑了,没等我搭话就豁开臂膀将牛群往外赶,他让我感受到了劳动的诗意,散

发着这片土地上的灵性。我放下手中的活,跟着他一起吆喝着牛群,他的父亲是一个头上缠着红绳的中年汉子,背着竹篓,冲着我用藏语笑着说:你好。他们的身影逐渐随着牛群走远,迈向村外的土地上,在那里开始一年的春耕。

去庄稼地里看他们种地,他们依旧使用着笨重的犁头,在两头牦牛的牵引下,沿着干燥的土地转圈。他们把耕作当成了一种艺术,我算是真正融入了这样一种环境里,劳动不仅仅给他们带来疲惫和艰辛,更多地是他们独特的享受,他们对着牛羊唱歌,围着一簇篝火把酒言欢,对着巨大的圆月载歌载舞,这原本是多少人期盼的神仙生活,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最纯粹的展示,他们的眼睛像夜空一样清澈,看不到一点污染,净土中自有净土。

山里的风仍旧带着一丝峭寒,内地这个时节,春意已经渐浓了,黄灿灿的迎春花都印满了街头,群燕纷飞。可

是这里春天才从石头缝中戳出来一些绿绿的斑点,那些鼓起来的幼芽徘徊着,过了几天后,它们长得指甲盖那般大,开始浸染着山坡,像幕布一样拉开春的序曲。我攀爬上一座叫乌鸦村的山头,俯视这片大地,太阳刚刚爬上来,小村子也跟着苏醒,烟囱里袅袅升起的白烟梦幻神绕,河水跟随开出的车辆拖拉机奔向远方,牛羊一团团一丛丛装饰在初绿的山坡上。视野开阔了,人的心情也舒畅至极,我发现我所处的环境也不是那么糟糕。头顶上暖烘烘的太阳,村落周边勤劳壮实的农牧民,我有了一种和故乡一样的亲切。像春天解放冬季一样,白天解除了黑夜的麻木,生活自然而然有了生机。

我的欲望在这里蛰伏了,尽管眼前的景色大多仍是黑白调,但是这里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艺术,有蕴藏至上箴言的四季轮回,这些所有让我感到有意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对灵魂的编织。

一年中最好的时候

罗裳

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
祖国的灯火连成一片
芬芳与芬芳相遇
温暖与温暖相依
今夜,所有的管弦都在歌唱
所有的言语都在祝福
星光濯洗的眼眸开出泪花
酒杯倒映的容颜幸福荡漾
这是一年中最暖心的时候
辽阔的大地月光成河
骨头思念血肉
大海呼唤细流
今夜,所有的道路都在回家
所有的出发都在抵达
秋菊环绕的家园灯笼高挂
桂花飘香的村口白发张望
这是一年中最完美的时候
月色填补了人间所有的缺陷
山是圆的,水是圆的,梦也是圆的
风是圆的,露是圆的,爱也是圆的
中秋夜
秋风展开的月光
像一件节日的新衣裳
穿在高原的身上
格桑花站在枝头,提着露珠的灯盏
痴痴凝望
大地上,灯火照亮灯火,花香连着花香
明月盛大
其下是歌声
今夜的祖国,还在披星戴月地赶路
祖国,我知道你要去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伟大的梦想
和我一样,所有人都紧跟在你的身后
今夜,我无法将脚步交给归程
就借助月光的翅膀
把漂泊的思念驮回故乡的内心

坚守

王文才

战士如雕塑矗立哨位
守卫脚下这片疆土
墨黑的乌鸦不再鸣叫
伫立营墙俨然我的战友
玛尼堆和凤马旗守候天地
只为风雪莅临的吟唱
雪山等候烈日的融化汇入江河
我如高原红柳、白杨
企盼夏日格桑花开的幸福陪伴
神圣的界碑不会寂寞
每次巡逻时的擦拭添彩
让她的肌肤永远青春壮丽
广袤荒漠因牛羊点缀
和牧羊姑娘的天籁之音生机勃勃
荒凉边防因战士的奉献绿树成荫
愿风沙、严寒、缺氧远离高原
香巴拉的传说成为永恒

南伊沟少女

马张万

原始森林吹来的风向
大山深沟幽长,幽长
生出翠绿欲滴的
天然氧吧
一抹绿色屏障下
湍流的河水,喧哗着生命的希望
半山云雾里,款款走出一位珞巴族姑娘
从远古洪荒,到21世纪的新农庄
给我献上
醇香的鸡爪谷酒和奶渣
浓郁的热情在木屋奔放
一曲歌舞,似乎走入如痴如醉的梦境
我牵着你的手
要把你拉到远离高原的故乡
那里有厚厚茫茫的黄土,平原,山岗
中原文化五千年的激扬
你说,离不开父母
离不开,这高山云雾还有牧场
还有穿天的云杉,青梅竹马的情郎
还有伊河清清的浪花
细雨在下
看不清天上的太阳
我站在云雾中
不知是醉还是惆怅……

申扎买巴湿地风光

嘎玛贡加摄



这里就是“香巴拉”

刘培国

出拉萨,沿拉萨河溯流而上,过达孜、墨竹工卡县,直上米拉山。米拉山太大,是整体隆起的,山势是急遽攀升的,这种隆起的急遽有效地阻截了来自北方的寒流,从米拉山的荒凉就可以看出。公路要完成上升、翻越,于是我看到了广袤辽远、一片单调土黄色的米拉山上,迤迤着一溜长长的、细细的浅色,如同喷气机在浩瀚的天际上划过的一缕细烟,那就是我们的青藏线。

翻过米拉山,海拔在几十公里距离内又骤然下降千米,雅鲁藏布江五大支流之一的尼洋河从峡谷汨汨流出,一路向东奔腾跳跃而去。由于米拉山的阻挡,这里从此不见北方干燥寒流的踪影,一任北上的印度洋暖湿气流氤氲、滋润着藏东南的每一寸山水,造就了藏东南的秀丽景色。山势巍峨,植被却茂密,人的呼吸是那么舒畅,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立即感到了湿润。

公路一直顺着尼洋河的岸边前行,一路驶过工布江达、百巴,车子与尼洋河一起到达林芝八一镇。

当晚,我与《中国文化报》的三位游客合租到波密藏族小伙子旺堆的越野车,决定次日去80公里外的鲁朗。

车子开出八一镇,公路两侧的树木渐渐繁茂起来,至最繁密处,树冠遮天蔽日,路面上见不到一点阳光,车子穿行在绿荫形成的隧道里。随着山势抬升,树隙间望出去,这才发现山下的尼洋河早已不是奔腾跳跃的样子,变成了好几公

里宽的网状漫滩,一派温顺柔弱的模样。宽阔的漫滩上,看不见裸露的砾石和泥沙,有的只是碧绿的草甸、苍翠的灌木和极富装饰性的柳树。柳树并无散乱的枝杈,一律粗粗壮壮的一截树桩,在树桩顶端有绿色的树冠突然炸开成球状,它们往往七八棵一溜,沿着一条河道或一道浅湾一字排开,漫滩里就自然地摆开无数类似的条阵。仔细看去,那草甸上,树荫下,有棕红色的马与花色的奶牛在悠闲地吃草。在河床的对面,是两座植被浓密的大山,山上白云笼罩,云雾似乎要坠落河谷的样子。这是天堂的前庭吗?这种只有在江南才可一见的景色,竟然出现在高海拔的西藏。我开始嚷着叫旺堆停车拍照。

旺堆告诉我,尼洋河从米拉山一路300公里流到这里,在那个两山相偎的山谷附近与雅鲁藏布江汇合,如果去喇嘛岭寺,就能看到两江汇合处。

我们继续前行,天开始下雨。车子一阵阵在云幔里钻进钻出。在到达海拔4702米的色季拉山垭口前,我们整个在云雾中行进。及至山顶,我们稍事停留,却只能看见近处的玛尼石堆和经幡,四周一片白色茫茫。色季拉山属念青唐古拉山脉,是尼洋河流域与帕龙藏布江的分水岭,色季拉最出名的便是那满山满眼的杜鹃花了。每年初夏,从山脚到山顶依次开放,进入6月份,整座山上的杜鹃花全部绽放,黄色、白色、紫色、大红、浅红、粉红等,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气势

浩大,形成花的山,花的海,气势极为浩瀚壮观,世界罕有。色季拉山的杜鹃花面积大,品种多。全世界的杜鹃花约有850种,我国约有460种,其中西藏170种,占世界杜鹃花品种的五分之一。据权威消息,林芝色季拉山区域内,海拔2900米至5300米范围内,以直线距离测算,密布的杜鹃花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品种达25个之多。无奈时过境迁,又云雾弥漫,就让那花海花潮藏匿在我的向往中吧!

林芝有句口头谚:“一山显四季,十里不同天”。上车没走几步,除了山谷林隙还有云雾逗留,所有开阔处竟然瞬间豁然开朗,云开雾散,停车跑向路边,朝山下望去,这一惊非小,但见两山夹峙的层层林海的底部,出现一片狭长的高原草甸,在满目青黛中呈现惹眼的草绿、嫩绿,草甸带的下部,溪流涓涓,泉水潺潺,藏民的村寨星罗棋布,约有十来户人家,有小桥流水,缕缕炊烟。整齐划一的草坪,有如人工整治一般。极具林区特色的木篱笆纵横错落。牛羊在篱笆间的草地上悠闲地吃草。谷底的云雾时聚时散,与林海、田畴构成一幅幅梦幻般的图画。真是一幅恬静优美、田园牧歌式的山居图!

鲁朗,藏语龙王谷的意思,在长约15公里、平均宽度只有1公里的狭长草甸带中,溪流蜿蜒、泉水潺潺,两侧林海丛莽,一片生机盎然,这么美好的所在,连龙王也要长期驻足、不肯离开,真所谓

艺苑